





說淵目錄

甲集三卷

靈應傳

夢遊錄

乙集七卷

吳保安傳

鄭德璘傳

韋自東傳

洛神傳

崑崙奴傳

李章武傳

趙合傳

宋  
延



杜子春傳

丙集六卷

裴仙先別傳

震澤龍女傳

袁氏傳

少室先姝傳

李林甫外傳

遼陽海神傳

丁集六卷

蚍蜉傳

甘棠靈會錄

顏濟傳

張無頗傳

板橋記

鄴侯外傳

戊集六卷

洛京獵記

玉壺記

姚生傳

唐暄手記

獨孤穆傳

王恭伯傳

己集七卷

中山狼傳

崔煒傳

陸顛傳

潤玉傳



李衛公別傳

齊推女傳

魚服記

庚集八卷

聶隱娘傳

袁天綱外傳

曾季衡傳

蔣子文傳

張遵言傳

侯元傳

同昌公主外傳

睦仁禱傳

辛集八卷

韋鮑二生傳

張令傳

李清傳

薛昭傳

王賈傳

烏將軍記

竇玉傳

柳參軍傳

壬集八卷

人虎傳

馬自然傳

寶應錄

白蛇記

巴西侯傳

柳歸舜傳



求心錄

知命錄

癸集五卷

山莊夜恠錄

五真記

小金傳

林靈素傳

海陵三仙傳

已上別傳家總六十四卷

目錄終

靈應傳

說淵一別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薰葭藪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侵穰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盼嚮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



言淵日集  
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  
數有雲氣如竒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  
者由二湫而興至于叢激迅風震雷電發  
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  
責躬勵已謂爲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  
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  
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蓋被  
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

叅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即君  
之闈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  
青衣歷階而升長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  
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于明公  
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  
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  
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澹容質  
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



言淵集  
卷之二  
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  
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堦所寶將少避  
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  
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寃抑之狀上訴  
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堦相  
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  
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  
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

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  
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  
齒竦髮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  
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鑿幽  
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  
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為辭君子殺身  
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  
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



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  
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  
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潜遁幽岩庾寬  
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  
入枯桑島以燒燕竒味結好於洞庭君寶  
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讐庾毘羅  
自鄒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  
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

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  
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  
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  
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  
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  
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于茲先人弊  
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  
受封應聖侯後以陞靈普濟功德及民又



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暮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旣堅遂欲援刀自劓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于茲土之別邑音問

不通于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温清久違離群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姓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



言淵明集 卷之五 五 書院  
三戰三北師徒倦弊荷角無怙將欲收拾  
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  
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没于泉下無面  
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鬢  
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  
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

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  
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  
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奭之下  
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克狂存  
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  
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  
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  
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



讀淵月集  
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羸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

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



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  
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  
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  
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  
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陽之輕銳徵八  
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  
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  
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

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齏粉涇城千里  
坐變汗渚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  
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  
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  
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  
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  
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  
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



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踈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疇對遂勵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

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窓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



十一日抽廻成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欸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慚然顛仆但覺

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弊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鈇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



言淵異  
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  
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  
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  
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  
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  
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  
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  
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

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  
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  
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  
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  
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  
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  
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  
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



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  
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  
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  
辭唯稱不敢醕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堦  
下鞍馬噐甲錦綵服翫橐鞬之屬咸布列  
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  
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  
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

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得志指顧  
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愾  
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  
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  
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  
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  
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旣受公文噐甲  
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



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橐鞬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噐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堦余亦再拜升自西堦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堦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

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主歛袂舉觴將欲興詞叙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叙別狼狽而散余及



諸校降皆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寡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不羞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迫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人指揮部伍

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



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  
盡起十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  
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  
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  
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漬草木脂膏潤原  
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  
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  
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

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  
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  
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  
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  
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  
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  
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  
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賜



言海甲集  
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  
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  
第麾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  
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  
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  
飲甚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  
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  
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

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  
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  
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  
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  
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  
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  
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  
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



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為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効節戎行雖竒功茂聞而薄効竈立洎遭釁累譴謫于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為人雪不平之事

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靈應傳

終

洛神傳

說淵二別傳

大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  
 憇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  
 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  
 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  
 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  
 賦子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  
 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





原件短缺



濱遂為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為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為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與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謂曠曰妾為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

缺一版

躍入水化為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為蛤雉入水為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于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為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為龍任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為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為龍



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鸞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鸞血豈能行藏

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暉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



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直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

遂命左右傳觴叙語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畱詩曰玉筍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荅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



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  
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  
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  
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  
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  
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  
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為陰助言訖  
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

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  
不復見焉

洛神傳終







言海內集  
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子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大常博

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



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

忘家屬。俄又及秋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



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

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饑驢饑。郎



詩淵甲集 卷之四 四 元書院  
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蹟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栖不偶。

逾二年乃歸。至郿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幃於西窻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墻外有十餘人相呼聲。



言淵日集 卷之五 五  
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旣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

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椽。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



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  
大笑遐叔驚憤又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  
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  
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  
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  
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  
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遐叔至寢  
妻卧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姊妹之黨

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為兇  
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  
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  
大磚飛墮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  
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  
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



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

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



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  
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  
曰願復少留頃與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  
無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  
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  
監軍使與賓府群佐及宴隴西獨孤欽范  
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  
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

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  
李囑吳興姚合洎亞之復與集於明玉泉  
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  
者元和初夕夢遊吳王父之聞宮中  
出輦吹簫擊鼓言墓西施王悲悼不止立  
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  
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墓金  
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



言沈氏集  
不厚送金  
九  
書院  
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

術伐河西

晉秦郊也

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

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



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  
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  
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  
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  
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  
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  
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  
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魯爲秦

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  
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  
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  
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  
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  
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  
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  
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



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  
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  
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  
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  
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  
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  
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  
之曰本以小女將託父要不謂不得周奉

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  
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  
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  
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  
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  
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鼙拊鞀鳴  
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  
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



謝淵明集 卷之五 書院  
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  
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  
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  
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歌卒  
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  
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  
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牕紗檀點  
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

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  
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  
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  
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  
驚覺卧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  
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  
穆公墓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  
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



弄玉既僊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

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繹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鬚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筋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



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  
 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  
 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  
 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鴈空  
 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  
 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  
 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

以下三頁俱錯  
 簡

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  
 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  
 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  
 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  
 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  
 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  
 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  
 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



言淵曰集  
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  
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闐然  
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  
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  
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  
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  
酒各請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  
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孥額因驚

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  
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柏樹  
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  
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  
牕側柏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  
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



諺游甲集  
二  
夢遊錄  
三  
書院  
而生所遇乃女之寘也又有彭城劉生夢  
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  
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  
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夢遊錄終



程